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

作者：辛自强、辛素飞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文章探讨了社会认同以及信任有关的问题，研究设计较为新颖，数据处理得当，语言较为流畅。

回应：感谢您的肯定和鼓励。

意见2：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是否翻译成社会认同更容易反应概念本质？社会认同需要身份进行定义。身份、认同与角色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

回应：关于“social identity”的翻译其实并非固定的，有研究者将其译为社会认同，强调群体身份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也有人将其译为社会身份，主要是侧重个体的群体类别标签。我们在本文中强调的是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数量的多少，而且社会认同是需要身份进行界定的，所以我们在全文中称为社会身份，并将对 social identity 这一概念的翻译删除。

关于身份、认同与角色是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解释如下：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Tajfel & Turner, 1986）。社会认同强调的是个体首先通过范畴化将自己归属到某一群体中，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需要身份对其进行定义。角色是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或身份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模式，它是把个体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位置上来界定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认同与角色都是以社会身份为基础的。纵观前后文，我们觉得在文中对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将显得比较突兀，而且全文强调的是身份数量多少，故不在文中进行辨析。

意见3：身份复杂性的概念界定？社会身份的复杂性是否具有激活的可能性，其方法论基础是否具备？身份复杂性激活是否需要考虑其他的效度指标？

回应：第一，社会身份复杂性（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的概念是 Roccas 和 Brewer（2002）在多重社会身份（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的基础上界定的，它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是个体感知到的多种群体身份之间的重叠程度。前人主要是从主观表征层面进行界定的，而我们认为社会身份复杂性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是从客观层面对身份复杂性进行操作界定，即人们社会身份数量的多少。因为我们每个人具有的身份数量是不一样的，身份数量多少本身更直观地体现了身份复杂性，身份单一化为低复杂性，身份多样化为高复杂性。问题提出中增加的图1和相关论述，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定义。

第二，社会身份复杂性是具有激活的可能性的。Brewer 等人发现社会身份复杂性是一个情境性变量，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认知需要（cognitive need）的增加可以导致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提高，内群体威胁（ingroup threat）和压力（stress）的增加均可降低社会身份复杂性，使其身份结构趋于简化。因此，在 Brewer 等人的研究中通过实验情景控制或激活社会身份复杂性。但是，本文是以身份数量的多少作为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一个客观指标，原则上不涉及激活问题，为此我们修改了原文不妥的表述。

另外我们在文中的总讨论部分也进行了说明——“将个体身份数量作为衡量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指标稍显单一，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应该尝试采用除身份数量之外的其他衡量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指标，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意见4: 可信性是否受到个体特质因素的影响？如情绪调节能力或开放性等。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示。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影响可信性的因素有很多，主要都是与被信任者的特征有关，个体的特质因素（如情绪调节能力等）也会影响其可信性，然而过去的研究大都是从个体的身份信息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可信性，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被信任者的身份信息结构对其可信性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项实验研究，很难包括太多的自变量。

意见5: 样本取样存在一些问题？实验1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上的乘客？乘客有关的变量是否影响了结果的反应倾向，如同座位或邻座？实验2为大学生选择大学生被试？建议说明。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经对审稿专家提出样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分别在正文 2.2.3 和 3.2.3 部分做了一定程度的说明，详见文中用蓝色标示部分。

首先，实验 1 之所以选择火车上的乘客是因为人群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较好的生态效度；火车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能有效避免只在大学实验室做研究的一些问题。

其次，审稿专家指出“乘客的有关变量是否影响了结果的反应倾向，如同座位或邻座”。我们在做实验之前已经考虑到同座或邻座相互影响的问题，所以当初在做实验时我们是选择了卧铺车厢，被试有作答的宽松、私密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一问题的影响；并且我们在这期间是先收集完一位乘客的数据之后再对下一位乘客收集数据，是单独进行的而非多个乘客同时进行，这进一步的避免了同座或邻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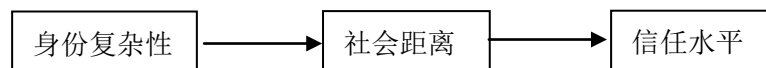
最后，实验 2 之所以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是因为被试间设计所需被试量较多，如果招募非大学生成人团体有一定困难，而且国外的相关研究者（如 Brewer 等人）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研究大都是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文中提到“因为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昂贵的宝马，从群体隶属上，他们很难把自己设想为宝马车主所属的人群，而奥拓则不然。”这样更容易达到群体类型操纵的目的，因此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是合理的。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问题提出部分逻辑不清晰，缺乏对关键变量之间关系的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阅读。我们对问题提出部分进行反复的思考后，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由于修改篇幅较大，故不在此列出，见整个问题提出部分。

意见 2: 按照作者的思路，文章的研究模型应该是



作者在检验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时，采用的是分步回归，那么身份复杂性的影响究竟是如何检验的，是高低分组检验，还是整体性问卷检验，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另外，作者只是在实验后用问卷测量了社会距离，但并没有相关的操纵，很难说的清楚，它就是身份复杂性引

起的结果，而中介效应的检验至少要有 SOBEL 检验或者 BOOSTRAPING 的考虑。因此，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事实上是比较弱的。实验二的群体类型也应该是验证该中介模型是否成立的条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建议。第一，我们在检验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时，采用的是分步回归，在检验身份复杂性的影响部分是进行高低分组检验，将社会身份复杂性进行编码（低复杂性=-1，高复杂性=1）看作其连续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这一点我们在文中“2.3.3”部分进行了说明，见文中蓝色标示部分。

第二，关于中介变量是操纵还是测量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中介变量是很难进行操纵的（Stone-Romero, 2009, 2010），并且以往国内外的大部分中介效应的研究都是采用测量的方式。虽然我们并没有对社会距离进行操纵，采用问卷测量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及操纵处理得到的结果稳健与可靠，但是我们对中介效应进行 Sobel 检验发现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这些做法已经符合通常中介模型检验的程序。不过，今后的研究中，值得通过实验操纵检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对此，在文中“2.3.3”部分进行了说明，见文中蓝色标示部分。此外，在总讨论中的研究局限部分也做了相应的说明。

第三，实验二中我们也未对社会距离进行操纵处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内、外群体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距离的表现，我们对群体类型的操纵可以近似的看做对社会距离的操纵。为了更明确的分析社会距离在内外群体成员中作用情况，我们将分别对社会距离在内群体和外群体中的作用进行分步回归检验和 Sobel 检验。我们在文中“3.3.3”部分进行了增补说明，见文中蓝色标示部分。

意见 3：作者应尝试除个体身份数量之外的其他衡量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指标，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将个体身份数量作为衡量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指标稍显单一化，我们在后续研究中会尝试用其他衡量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指标，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文中总讨论的研究局限和展望部分做了一定的补充，见文中蓝色标示部分。

意见 4：操控检验存在问题。

实验一的事实是要检验身份复杂性的设计确实让被试感受到了，但作者是采用让被试选择车主身份来考察，被试的成功回忆就代表社会身份复杂性对被试造成了影响，缺乏相关的依据。

实验二中的操控检验，作者认为车名本身代表内群体和外群体（奥拓与宝马），也做了预测，但评估题目与操控检验的目的存在偏差，与不同车名的车主成为朋友的可能性高，是否就预示着被试将自己视为与车主是同一群体，作者要提供相应的依据。

回应：第一，在实验一中，我们让被试选择车主身份是为了考察被试是否仔细阅读了实验材料，如果被试成功回忆出车主的身份就表明被试认真阅读了新闻材料，要考察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操纵是否成功，我们还要求被试对车主的社会身份复杂性进行主观评定。相应的依据如下：

“与被告知车单一社会身份的被试相比，被告知车多重社会身份的被试对车主的社会身份显著感受到了更高的复杂性 ($M_{低复杂性} = 2.87, SD = 1.19, vs. M_{高复杂性} = 4.27, SD = 1.05; F(1, 58) = 23.25, p < 0.01$)，操纵检验的结果说明实验一成功地操纵了被试感受到被信任者社会身份的复杂性。”

第二，我们原先的评估题目与操控检验的目的可能存在偏差，由于评估题目是事后补测的，因此我们又重新对补测题目进行了修改，随机选取了 30 名被试重新测查，并且结果发现采用车名操纵群体类型是成功的。

其题目的修改部分在“3.2.3 实验程序及材料”中，见蓝色标示部分：

“询问被试“你与宝马车主成为同一群体的可能性”，“你与奥拓车主成为同一群体的可能性”，均采用 7 点计分（1=非常不可能，7=非常可能），作为对群体类型感知的操纵检验。”

在“3.3.1 操纵检验”部分对重新补测的检验结果进行了修改，见蓝色表示部分：

“与被告知车主单一社会身份的被试相比，被告知车主多重社会身份的被试对车主的社会身份结构显著感受到了更高的复杂性（ $M_{低复杂性} = 2.88$ ， $SD = 1.15$ ，vs. $M_{高复杂性} = 3.53$ ， $SD = 1.35$ ； $F(1, 118) = 8.08$ ， $p < 0.01$ ），操纵检验的结果说明实验二成功地操纵了被试感受到被信任者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同时，补测检查的结果说明我们在实验二中对群体类型的处理是有效的，被试更容易将宝马车主感知为外群体成员，将奥拓车主感知为内群体成员（ $M_{宝马车主} = 2.13$ ， $SD = 1.01$ ，vs. $M_{奥拓车主} = 3.20$ ， $SD = 1.03$ ； $t(29) = -4.14$ ， $p < 0.01$ ）。”

意见 5：文末的讨论不够充分和深刻。在总讨论中，仅仅提及 Blader (2007) 和 Chiu & Cheng (2007) 两个一般性的研究，至于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关系，有哪些一致不一致之处，又如何解释，都未做更多讨论。比如，本文中讨论的身份复杂性与信任的问题，明显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中国人的人际认知与互动更多具有东方集体主义的色彩，这也是诸多研究所讨论的，但本研究讨论中对于这些内容均未考虑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阅读与深入的思考。我们主要是将本研究与以往研究进行比较说明，并做出了相应的解释。由于修改篇幅较大，具体请见“4 总讨论”中的蓝色标示部分。

意见 6：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进一步理清。

回应：我们在文中对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实验 1 中，我们选取了一个群体类型不明显的车（大众车）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操纵的方式考察一般车主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通过设置宝马车和奥迪车来进一步凸显车主的群体类型（宝马车主更容易被感知为外群体而奥迪车主更容易被感知为内群体），考察群体类型对社会身份复杂性影响的调节作用。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根据审稿意见进行了论文修改，总体修改结果较令人满意，但尚有地方需要商榷。

（1）身份定义与角色选择与社会认同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认同通过角色与身份来实现。从全文看，作者将社会认同操作化为身份。比如说在撞人情况下，哪一种身份是被试认为的撞人者的占优势或凸显的身份，以至于撞人者更加信任，这其中的机制很难说清。如某人为黑社会成员或富二代，这时身份表现出复杂性还是简单性。因此，影响人际信任的可能不是身份复杂与否，可能是身份背后的社会认同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回应：我们相信审稿人所关心的社会身份内容对信任可能有影响，然而，本文的关注点却是社会身份复杂程度的影响——即社会身份的结构，而非审稿人关心的身份内容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对身份的操作进行了严格的设计，排除了特定身份内容的影响。统计结果也确实表明，实验材料中涉及的身份在可信性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影响，不会带来特殊的社会认同（这不同于黑社会成员或富二代这类特殊身份）。我们在文章的 2.2.3 中，进一步增加了关于简单和复杂两个实验条件对等性的说明（见有颜色的文字）。

意见 2: 作者以社会争议较大的大众汽车撞人为研究材料, 如果以争议较少的正面事件, 如大众或宝马汽车闯红灯救人到医院的新闻, 本文结论是否成立。材料诱发的情绪或动机可能是诱发实验效应的重要无关变量。

回应: 如果将研究材料更换为正面事件, 结果是否依然如此,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的实验设计完全可以排除情绪或动机的影响, 因为我们在两种实验条件下用的都是同样的负面材料, 两份材料的唯一不同是身份复杂性的不同, 那么实验结果上的差异只能归结为身份复杂性的影响, 而不是所涉及事件的性质(正面还是负面)。或许, 将来可以专门探讨两种性质事件的影响。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在推导研究假设的时候, 依据的主要 Brewer 的几个研究, 强调本文与前人研究的区别在于, 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关注单一身份信息对被信任者可信程度的影响, 但从文章的理论综述中, 可以看出已经有研究做出了“被信任者的身份信息内容”会影响个体对他人可信性的评价, 那么, 究竟前人用了什么样的研究设计来测量这种所谓的“单一身份”。事实上, 由于复杂性是更多地是个体感知层面上的, 那么“被信任者的身份信息内容”这一变量也可能代表了身份信息的复杂性。因此, 作者仍需进一步明晰已有文献中对身份的复杂性概念和相关操作进行总结, 并用自己的语言指出“单一身份”和“多重身份”究竟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 对可信性的评估有什么样的影响。作者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明显存在不足。

回应: 已有研究主要借助某种身份(如种族、性别之类)来区分信任对象, 从而考察某一身份上的内群体或外群体之间可信性(或信任)的差异。然而, 人们并非只拥有一种身份, 因此, 需要对比单一或多重身份下被信任者的可信性。我们在问题提出部分的第 1、2、3 段做了相应的修改(以修订格式呈现), 阐明了以往文献的做法以及本研究如何推进。

另外, 我们确实是在 Brewer 的几个研究基础上, 加以改进的, 我们增加了一段(第 6 段)阐明 Brewer 的操作定义方法, 从而能与本研究的操作方法相对照。

意见 2: 文章在假设提出的时候, 仍然没有将研究的逻辑理顺。尤其是主假设、中介假设和调节变量的推导过程是完全揉在一起的, 这使得每个假设都难以令人信服。

回应: 我们对问题提出部分的逻辑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大幅度的调整(见有颜色的字体显示的有关修订)。对主假设提出的逻辑做了更明确的表述。其他的假设是在主假设成立的条件下做出的更精细的预测, 所以在论证时总是要以主假设的论证为基础。我们仔细核对了有关论证, 使思路更趋明确。

意见 3: 在实验一的实验设计上, 作者采用的是单因素组间设计, 但只设计了两组被试: 单一身份组和多重身份组, 而没有设置对照组, 两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并不能排除社会赞许的影响, 尤其在自然环境下的实验设计, 对这一因素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身份复杂性高和低的两组被试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可能只是由于研究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机会给他们, 他们就相应地表现出研究者所期望的结果, 而不是实验操作的影响。

回应: 如审稿人所言, 增加一个纯粹的对照组可能会使实验结果的解释更为严谨。但目前设计的基本逻辑也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有社会赞许效应, 那么两组被试都可能有, 而目前两组被试对可信性的不同评价, 只应该归结为有关被信任者身份复杂性的操作(只有这个因素上有不同)。所以, 目前的结果应该是可靠的。

意见 4: 作者的操控检验都是事后补测的，采用的被试是否就是实验设计中所说的“火车卧铺车厢上的乘客”，还是用的“学生”被试？

回应: 实验 1 操控检验用的就是当时的正式被试（火车乘客），不存在补测问题；只有实验 2 涉及补测问题，所用的被试是与正式实验被试（大学生）完全同质的大学生样本，由于补测样本是等同的，所得检测结果具有说服力。

意见 5: 讨论的内容与假设提出部分的内容严重重复，仍未就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对话，同时在未来研究思路中，作者指出，“四种社会身份复杂性类型的操作界定方法及其关系都值得进一步探究。”事实上，作者就是按照现实的身份复杂性（身份的数量）进行自变量操控的，而操控检验是用感知到的复杂性进行评定，既然作者都认为这种方法存在问题，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质疑本文的研究结论呢？

回应: 根据审稿人的建议，我们重点对实验 1 的结果讨论进行了修改，将结果与前人结果进行了比对，分析了其间的联系（见 2.4 第 2 段）。实验 2 的讨论中，删除了与前文重复的话。总讨论中，也删改了审稿人所指出的个别不妥当的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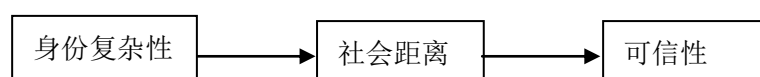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依据审稿建议对文章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审稿人认为，文章已经基本达到了发表水平。

但仍需对一些文本内容的表述做出一些修改，如在前言中的叙述逻辑是：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空缺：被信任者可信性的研究较少→社会身份信息（单一、多重）对人际互动过程的影响→引入社会身份复杂性概念→研究空缺→假设提出。这一逻辑推导过程一会儿讲现实问题、一会儿讲现有文献、一会儿又讲现实问题，使得整个问题提出过程缺少一根研究主线。核心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并没有展开论述，主假设、中介假设和调节变量的提出过程又过于简练，使得每个假设缺少信服力。一般情况下，研究问题的提出应该直切主题，围绕社会身份复杂性对他人可信性的影响这一研究主线。

建议作者简练现实问题，并将 Brewer 等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概念和相关研究提前，作者在文章中也提到“近十余年来一个研究热点是被信任者社会身份信息的影响”，也列举了很多参考文献，希望作者能从中抽取最贴切自变量（身份复杂性）和因变量（被信任者可信性）关系的研究。同时，作者应该注意表述方式，原文中“这里所用“社会身份复杂性”这一概念源自美国学者 Brewer 等人（Brewer & Pierce, 2005; Miller, Brewer, & Arbuckle, 2009; Roccas & Brewer, 2002）先前的提法，但在本研究中的含义有所不同（下文解释）”应直接总结这些研究对身份复杂性的定义，然后将相关研究展开论述。作者在文中的第七段也论述了相关研究，但没能突出重点，正如前面所言，研究问题和相关研究论述都应该围绕研究主线。即



社会距离中介作用假设的提出。

群体类型的调节作用。作者提出“相比内群体，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可信性感知更低（Tanis & Postmes, 2005; Yuki et al., 2005）”，事实上群体类型直接对可信性的影响，作者应该详细陈述与您观点密切相关的研究。可借鉴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的相关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研究和修改工作的认可。

我们仔细思考了审稿专家这次提出的建议。据此，我们精炼了问题提出的逻辑，删减了过多的铺垫文字和文献介绍（如去掉了影响可信性的其他因素，如面孔特征、表情等方面的文献介绍；相应地，文后的参考文献也删减了一些），这样可以直接切入主题：说明以往有关社会身份影响信任的研究现状和问题，以说明我们研究的必要性。本次稿件中的修改文字是在上次修改基础上新做的修改（以修改格式体现）。

修改后问题提出的逻辑如下：

- （1） 第 1 段为引子，从现实生活中引入问题，说明需要探讨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可信性的影响，也为实验中选择车祸报道作为材料做好伏笔。
- （2） 第 2、3 段说明本研究选题的文献基础：探讨以往忽视的研究内容。第 2 段说明以往文献表明社会身份影响可信性，第 3 段说明以往忽略了社会身份复杂性或多重身份对信任的影响问题。
- （3） 第 4-9 段重点说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是在批判 Brewer 等人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上，提出本研究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新的定义和操作思路的，而这恰恰是 Brewer 等人没有考虑的。这实际上说明了本研究是基于一种理论创新，关注了先前研究未曾注意的被信任者客观身份复杂性如何影响其可信性。
- （4） 接下来的段落是直接说明本研究的假设及其文献依据。
- （5） 问题提出最后一短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两个实验的关系作了大致交待。

综上，我们期望经过上述修改后的问题提出逻辑是流畅的、易于理解的。

第四轮

编委建议：作者对外审专家的意见做了认真回答并且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外审专家表示可以发表。建议：请作者按照写作要求对文字、中英文摘要再认真检查一遍，然后发表。

回应：已经认真核对。